



世界经典名著

基督山伯爵

(三)

[法]大仲马 著

朱静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六章	罗马的狂欢节	员
第三十七章	圣·西伯斯坦的陵墓	園
第三十八章	订期相见	源
第三十九章	来客	源
第四十章	早餐	苑
第四十一章	介绍	愿
第四十二章	伯都西奥先生	员
第四十三章	阿都尔别墅	苑
第四十四章	为亲报仇	缘
第四十五章	血雨	愿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缘
第四十七章	灰色斑马	远
第四十八章	人生态度	愿
第四十九章	海蒂	源
第五十章	摩恩莱一家人	怨
第五十一章	巴雷穆斯和狄丝琵	怨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猿

第三十六章 罗马的狂欢节

当弗兰士神志恢复时，他看见阿尔培正拿着杯子喝水，从他的脸色看，他确实太想喝这杯水了，同时，他又看见伯爵正想换上他那套小丑一般的服装。他像机器人似的向广场望去，一切都不见了——那断头台，那刽子手，尸体，转眼间已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人，到处仍旧喧闹，兴奋的人到处可见。雪多里奥山上那口只在教皇逝世和狂欢节开始时才敲打的大钟，也嗡嗡地发出一种令人欢欣振奋的响声。“唉，”他问伯爵；“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伯爵回答说：“没什么，正如您听见的，狂欢节开始啦，快点换上衣服吧！”

弗兰士说：“的确，这一幕像一场梦似的可怕场景总算过去了。”

“您说得对，它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扰您休息的恶梦而已。”

“是的，对我来说，的确如此，但对那犯人呢？”

“一样的，也是一场梦，只不过他依旧睡去，而您已醒来罢了，谁也不知道在你们两个之中，谁会更加幸福。”

“但是，庇庇诺，他又怎么啦？”庇庇诺呀，他是个很乖巧的孩子，他不像是个常人，一般人若没人注意便会大发脾气，而他，他很高兴看到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同伴身上。他就趁着大家不注意时从人群中悄悄地溜走了，甚至对那两个陪着他来的可敬教士连谢也没谢一声，唉，有时人真是忘恩负义、自私自利，但是，您快换衣吧，瞧，马瑟夫已作了个极

— 员 —



好的榜样。”

阿尔培的确已将那条伯爵准备的绸裤套在他的黑裤和那擦得锃亮的长统皮靴上。“喂，阿尔培，”弗兰士说，“你很想去参加这狂欢节吗？你可要如实地回答我。”

阿尔培回答：“不！我老实说吧。但我却很愿意能见识到这里刚才的场面，我终于明白了伯爵刚才所说的话了，当你看多了此情此景，对于其他一切的东西就不易再动情了。”

伯爵说：“而且这是您能研究个性的惟一时机，在断头台的台阶上，死亡撕去了人一生中戴上过的假面具，露出了全部的真相。老实说吧，安德里实在是个丑恶的家伙，他是个可恶的流氓！来，穿上衣服吧，二位。”

弗兰士觉得若不像他的两个同伴一样，他未免太荒唐。穿上那衣服，绑上那面具，那是一个并不比他自己的脸更缺乏血色的面具。化装全部完毕之后，他们便下楼了，马车早已等候在门口了，那车里装有五颜六色的碎纸和花球。他们混入马车的行列。这个转变实在是难以令人想象。在广阔的波波罗广场，代替刚才死一般阴郁和沉寂的，是一片兴高采烈和嘈杂声中的人。四面八方戴着面具的人涌了过来，有从门中跑出的，也有从窗口中跳下来的。从每条街道的每个角落，都有马车拥过来。马车上坐满了小丑，穿着白衣白裤，戴着白面具，身穿花衣手持木刀的滑稽角色，还有戴半边面具的男男女女，侯爵夫人，勒司斐人，骑士以及农民。所有的人都大喊大叫，打打闹闹，装腔作势，满处都飞舞着装满了面粉的蛋壳，各色碎纸，花球，用他们的狂声笑语和种种可投掷的物品四处攻击人，而且也分不清谁是谁，是同伴还是陌生人，谁也不去动气，大家只是在傻傻地笑。

— 圆 —



像借酒消愁的人一样，喝醉了以后，弗兰士和阿尔培觉得已有一重非常厚实的纱幕隔开了过去和现在。可是，他们却总是看到，或更加准确地说，他们仍然在心里想着刚刚目击的那一幕。但是慢慢地，到处都弥漫着的兴奋的情绪也传到他们这里，而他们却感到自己也不得不加入那种嘈杂与混乱之中。从旁边的一辆马车中抛过来一大把五色的碎纸，把车上的三位同伴撒得全身都是，马瑟夫的脖子上的面具未遮住的那边脸上如同受了一百只小针同时戳刺一般怪怪地发痒，于是他被卷进了周围正在进行的一场混战。他站起来，也抓了几把装在马车里的五色碎纸，使劲地向他左近的人投去，表明他精于此道。战斗就这样开始了。半个小时前所看见的那一幕印象渐渐从两个年青人的脑海中消失了，他们现在聚精会神地看着这兴高采烈、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而基督山伯爵却无动于衷，毫无表示。

试想一下，在那条宽阔华丽的高碌街，从头到尾都耸立着巍峨的大厦，阳台上悬挂着花毯，窗口上飘扬着旗帜，在这些窗口以及阳台上，有多达三十万看客——有罗马人，意大利人，以及从世界各地来的外国人，都是出身高贵、富有、聪明的三位一体的贵族，可爱的姑娘们也被这种场面感动得有些得意忘形了，靠在阳台上或是窗户上，向经过的马车抛去五色碎纸，而马车中的人则以花球作为回报。整个的天空好像被落下来的五色碎纸和抛去的花朵全部遮盖了。街上挤满了人群，这些生机勃勃的人们都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硕大无比的大头鬼大摇大摆地走着，那牛头从人的肩胛处伸过来嘶吼，狗被挤得直立起来用两条后腿直起来走路。在这样纷乱嘈杂的气氛之中，一只假面具向上一揭，像卡洛的《圣安东尼之诱惑》



里所做的那样，露出的面孔很可爱，你本想盯梢上去的，但是忽然一队魔鬼把你和她一下子冲散了，上述一切可使你对罗马的狂欢节有个大概的认识。

转到第二圈时，伯爵忽然停住了马车，向同伴告辞了，并把马车留给他们用。弗兰士抬头一看，原来他们已来到了罗斯波丽宫前面。在中间那个挂白缎窗帷上绣红十字的窗口里，坐着一个戴蓝色半边面具的人，弗兰士很容易想到这便是戏院里的那个希腊美人。

“二位，”伯爵跳到车子外面说，“当你们在这场戏里倦了，不想做演员而想做看客的时候，你们知道我的窗口里是为你们留着位置的，现在，请尽管用我的车夫，我的马车和我的仆人吧。”

我们忘记提一笔，伯爵的车夫是穿着熊皮的衣服，和《熊与巴乞》一剧里奥德莱所穿的那种服装一模一样，站在马车后面的两个跟班则装扮成两只绿毛猴子，脸上戴着活动面具，对每个经过的人扮鬼脸。

弗兰士对伯爵的关心致谢。这时阿尔培正忙着向一辆停在他附近，满载着罗马农民的马车上拍花球。不幸的是，马车的行列又走动了，他们向波波罗广场去，而那一辆却向威尼斯宫去。“啊！我的好人哪！”他对弗兰士说，“你没有看见吗？”

“什么东西？”

“那儿——那辆满载农民的低轮马车。”

“没有。”

“嘿，我相信她们都是漂亮的女人。”

“你多不幸呀，阿尔培，偏偏戴着面具！”弗兰士说，“这本来倒是可以弥补你过去失意的一次机会。”

— 源 —



“噢”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我希望狂欢节结束以前，能给我带来一点补偿。”

但不管阿尔培的愿望如何，当天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的奇遇。只是那辆满载着罗马农民的低轮马车，后来又遇到过两三次。有一次邂逅相逢的时候，不知阿尔培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的面具掉了下来。他立刻站起来，把马车里剩下的花球都抛过去。漂亮女人——这是阿尔培从她们风骚的化妆上推断出来的——中的一个无疑地被他的殷勤献媚所打动了。因为，当那两个朋友的马车经过她的时候。她居然也抛了一束紫罗兰过来，阿尔培急忙抓住。而弗兰士没法假定这是送给他的，所以也只能让阿尔培保有了它。阿尔培把花插在他的纽孔里，于是马车顺利地继续前进。

“喂”弗兰士向他说；这是一次奇遇的开始呀。”

“随便你笑吧，我倒真是这么想，所以我绝不肯放弃这束花球。”

“当然啦！”弗兰士大笑着答道；我相信你，这是定情的一个标记。”

但是，这种玩笑不久好像变成真的了，因为当阿尔培和弗兰士再次遇到农妇们的那辆马车的时候，那个抛紫罗兰给阿尔培的女人看到他已把花插在纽孔里，就高兴地拍起手来。

“妙！妙！”弗兰士说；事情来得真妙。要不要我离开你？或许你愿意独自进行吧？”

“不”他答道；我可不愿像傻瓜似的，刚送一个秋波就束手就擒。假如这位漂亮的农妇愿意有所发展，明天我们可以找到她的，确切地说，她会来找我们的，那时她会对我有所表示，而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 缘 —



“凭良心说，”弗兰士说；“你可真是聪明如涅斯托而慎重如尤利西斯了。你那位漂亮的塞茜要是想把你变成一只不伦不类的走兽，她一定得非常灵巧或非常神通广大才行。”

阿尔培说得不错，那位无名美人无疑已决定当天不再出什么新花样，因为那两个青年人虽然又兜了几个圈子，他们却再也没有见到那辆低轮马车。它可能转到附近别的街上去了。于是他们回到罗斯波丽宫，但伯爵和那个戴蓝色半边面具的人也已不见了。那两个挂黄缎窗帷的窗口里还有一人，他大概是伯爵请来的客人。正在这时，那口宣布狂欢节开幕的钟发出了撤退的讯号。高碌街上的行列立刻散乱，一瞬间，所有的马车都不见了。弗兰士和阿尔培这时正在马拉特街的对面，车夫一言不发，驱车向那条街驰去。驰过爱斯巴广场和罗斯波丽宫，在旅馆门口停下来。派里尼老板到门口来迎接他的客人。弗兰士一开口就问到伯爵。并表示很抱歉不曾及时去接他回来，但派里尼的话使他放了心。他说基督山伯爵已经吩咐另外为他自己准备一辆马车，已在大约四点钟的时候把他从罗斯波丽宫接回来了。伯爵并且还托他把爱根狄诺戏院的包厢钥匙交给这两位朋友。弗兰士问阿尔培是否接受他的好意，但阿尔培在到戏院去以前，还有大计划要实行，所以他并不答复弗兰士的话，却问派里尼老板能不能给他找到一个裁缝。

“裁缝！”店东说；“找裁缝来干什么？”

“给我们做两套罗马农民的衣服，明天要用。”阿尔培回答。

店东摇摇头。“马上做农民的衣服，明天要用？请两位大人原谅，但这个要求法国气太重了，因为在这一个星期以内，



即使你们要找一个裁缝在一件背心上钉六粒纽扣 ,每钉一粒纽扣给他一个艾居 ,他也不干的。”

“那么我只能放弃这个念头了吗?”

“不 ,我有现成做好的 ,一切交给我好了。明天早晨 ,当您醒来的时候。您就会找到一套合适的衣服 ,保证您满意。”

“我亲爱的阿尔培 ,”弗兰士说 ;“一切让我们的店东去办吧。他已经证明过他是很有办法的。我们放心吃饭吧 ,吃完后去看意大利歌剧。”

“同意 ,”阿尔培回答说 ;“但要记住 ,派里尼老板 ,我的朋友和我明天早晨一定要看到刚才所说的那种衣服。这是最重要的。”

店东再次向他们保证 ,请他们尽管放心 ,一定把他希望的办到。于是 ,弗兰士和阿尔培上楼到他们的房间里 ,开始脱衣服。阿尔培把衣服脱下来的时候 ,小心翼翼地把那束紫罗兰保存了起来 ,这是他明天识别的标记。两匣朋友在餐桌前面坐下来。阿尔培禁不住要谈论到基督山伯爵的餐桌和派里尼老板的餐桌之间的不同 ,弗兰士虽然好像并不喜欢伯爵 ,却也不得不承认优势并不在派里尼这边。当他们吃到最后一道点心的时候 ,仆人进来问他们希望什么时候备车。阿尔培和弗兰士相对看了一眼 ,深怕真的滥用了伯爵的好意。那仆人懂得他们的意思。“基督山伯爵大人已确确实实地吩咐过了 ,”他说 ;“马车今天全天听从两位大人的吩咐。所以两位大人只管请用 ,不必客气。”

他们决定享受伯爵的殷勤招待 ,就吩咐去把马套起来。在套马的当儿 ,他们换了一套晚礼服 ,因为他们身上穿的这套衣服 ,已经过无数次的战斗 ,多少总有点不好了。经过这一番



小心打扮后 ,他们就到戏院里去 ,坐在伯爵的包厢里。第一幕上演的期间 ,那伯爵夫人走进了她的包厢 ,她首先就向昨天晚上伯爵呆过的那个包厢看了看。所以她一眼便看到了弗兰士和阿尔培坐在她曾对弗兰士发表过怪论的那个人的包厢里。她的观剧望远镜是这样一动不动地对准他们 ,弗兰士觉得要是不满足她的好奇心 ,那就未免太残酷了 ,于是他就利用意大利戏院看客的特权——包括利用他们的包厢作为接见室——带着他的朋友离开他们自己的包厢去向 那伯爵夫人致敬。他们刚一踏进包厢 ,她就示意请弗兰士坐那只荣誉座。这一次轮到阿尔培坐在后面了。

“唉 ,”她简直不等弗兰士坐下就问道 ;“你简直像没有别的事可干了 ,光是想去认识这位罗思文勋爵 ,阿唷 ,你们成了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了吗 ?”

“还不曾到那样的程度 ,伯爵夫人 ,”弗兰士回答说 ;“但我不能否认我们打扰了他一整天。”

“一整天 ?”

“是的 ,今天早晨 ,我们跟他一起用早餐 ,后来我们整天坐在他的马车里 ,而现在又占据了他的包厢。”

“那么您以前认识他吗 ?”

“是的 ,也可以说不是。”

“这话怎么说 ?”

“说来话长。”

“讲给我听听。”

“恐怕会吓坏您。”

“另外举一个理由。”

“至少请等到这个故事完了再说。”

— 愿 —



“好极了，我爱听有头有尾的故事。但先告诉我你们怎么认识他的？是有人把你们介绍给他的吗？”

“不，他自我介绍的。”

“几时？”

“昨天晚上，我们离开您以后。”

“什么人做中介人？”

“说来也十分平淡无味，就是我们的房东派里尼老板。”

“那么，他是和你们一同住在伦敦旅馆的了？”

“不但同住一家旅馆，而且在同一层楼上。”

“他叫什么名字呢——你们应该知道的罗？”

“基督山伯爵。”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不是一个族名。”

“不，这是一个岛的名字，那个岛是他买下来的。”

“而他是一位伯爵？”

“一位托斯卡纳的伯爵。”

“哦，那一点我们还是不谈了吧，”伯爵夫人说。因为她本人就是威尼斯历史最悠久的一家贵族出身的。“他是怎样的一种人？”

“问马瑟夫子爵吧。”

“您说吧，马瑟夫先生，我正洗耳恭听呢。”伯爵夫人说。

“夫人，”阿尔培答道，“要是我们再不觉得他为人风趣，我们也就实在太难讨好了。一个十年之交的朋友也不能待我们更好了，而且态度高雅，应付巧妙，礼貌周到，显然是个交际圈的人物。”

“嘿，”伯爵夫人微笑着说，“我看那个僵尸只是一位百万富翁罢了。你们没看到她吗？”

— 怨 —



“她？”

“昨天那个美貌的希腊姑娘。”

“没有。我想，我们听到过她弹月琴的声音，没看到过人。”

“你说没有看到，”阿尔培插嘴说，“是在装蒜吧。那个戴蓝色半边面具，坐在挂白窗帘的窗口里的人你当她是谁？”

“这个挂白窗帘的窗口在什么地方？”伯爵夫人说。

“在罗斯波丽宫。”

“伯爵在罗斯波丽宫租了三个窗口吗？”

“是的，您有没有经过高碌街？”

“经过了。”

“那么，您有没有注意到两个挂黄缎窗帘的窗口和一个挂白缎窗帘上绣红十字的窗口？那就是伯爵的窗口。”

“噢，他一定是一个印度国王啦！你们知不知道那三个窗口要值多少钱？”

“得两三百罗马艾居吧？”

“两三千吧！”

“见鬼！”

“他的岛上有哪些大的产出吗？”

“那里是一个铜板都生不出来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买它呢？”

“只是为了一种狂想而已。”

“那么他是一个奇人了？”

“的确，”阿尔培说，“在我看来，他多少有点怪癖。假如他在巴黎，而且是戏院里的老顾客，我就要说他是一个把世界当戏场的愤世嫉俗的丑角，或是一个读小说着了迷的书呆子，的



确他今天早上演的那两两手 ,真大有达第亚或安多尼的作风。”

这时 ,来了一个新客 ,弗兰士就按照习惯把他的位置让给他。这一来 ,话题也换了 ,一小时以后 ,两位朋友回到了他们的旅馆里。派里尼老板已经在着手为他们弄明天化装的衣服了 ,他向他们保证 ,一定会使他们十分满意。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 ,店主走进弗兰士的房间 ,后面跟着一个裁缝 ,裁缝手臂上挽着八九套罗马农民的服装。他们挑选了两套合身的衣服 ,然后让裁缝在他们每人的帽子上缝上了一条二十码左右的缎带 ,再结上两绺下层阶级在节日时装饰用的各种颜色的长丝穗。阿尔培急于想知道他穿上这套新装以后究竟风度如何。他穿的是蓝色天鹅绒的短褂和裤子 ,绣花的丝袜 ,搭扣的皮鞋和一件绸背心 ,这套漂亮的打扮简直使他气派十足。当他把洒花阔带围到腰上 ,戴上帽子 ,并把帽子很风流地歪在一边 ,使一绺丝带垂到肩头时 ,弗兰士不得不承认那种装束颇有自然美。所谓自然美 ,是指某种民族特别合适穿某种服装而言 ,譬如说土耳其人 ,他们以前老是穿飘飘然的长袍 ,那是很富于诗情画意的 ,而他们现在穿了纽扣一直扣到下巴的蓝色制服 ,戴上红帽子 ,看上去活象一只红盖子的酒瓶 ,不是很难看吗?弗兰士向阿尔培恭维了一番。阿尔培对着镜子照看 ,脸上带着踌躇满志的微笑。他们正在这样打扮时 ,基督山伯爵进来了。

“二位” ,他说 ;“有一个同伴虽然很高兴 ,但完全自由有时却更可喜。我是来告诉你们 ,在今天和狂欢节其余的日子里 ,我那辆马车完全由你们支配。店东可以告诉你们 ,我另外还有三四辆车。所以你们不会为难我的。请用吧 ,用来去玩也



好 ,用来去办正经事也行。”

两个青年很想谢绝 ,但他们找不到好的借口来拒绝一个这样合乎他们心愿的好事。基督山伯爵在他们的房间里呆了一刻钟左右 ,极其镇静地谈论各式各样的问题。前面提到过 ,他对于各国的文学很熟悉的。一看他客厅里的墙壁 ,弗兰士和阿尔培就明白了他是一位美术爱好者 ,而从他无意中吐露的几句话里 ,他们知道他对于科学也并不陌生 ,而对药物学似乎更感兴趣。两位朋友不敢回请伯爵吃早餐 ,用派里尼那非常蹩脚的饭菜来和他那上等酒筵交换 ,未免太荒唐了。他们于是很坦白地告诉了他 ,他接受了他们的歉意 ,神色之间表示他能够体谅他们为难的处境。阿尔培被伯爵的风度迷住了。要不是伯爵曾吐露过关于科学方面的知识 ,他会把他看作一个老牌绅士的。最使他们高兴的是他们可以随意使用那辆马车。因为昨天下午那些漂亮的农民所乘的是一辆非常雅致的马车 ,而阿尔培对于要和他们并驾齐驱 ,并不感到遗憾。下午一点半 ,他们下了楼 ,车夫和跟班的在他们化装衣服上又套上制服 ,这使他们看起来更滑稽可笑。同时也为阿尔培和弗兰士博得不少喝采。阿尔培已把那束萎谢的紫罗兰插在他的纽孔上。钟声一响 ,他们就急忙从维多利亚街驶入高碌街。兜到第二圈 ,从一辆满载着女丑角的马车里抛来了一束新鲜的紫罗兰 ,阿尔培于是知道 ,像他和他的朋友一样 ,那些农民也已经换了行头 ,却不明白究竟是由于偶然的的结果还是由于双方有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 ,以致他换上了她们昨天的服装 ,而她们却换上了他昨天的。

阿尔培把那束新鲜的花球插入他的纽孔里 ,但那束萎谢的仍拿在手里。当他又遇上了那辆低轮马车的时候 ,他把花



举到他的嘴唇上，这个举动不但使那个抛花的美人大为高兴，而且她那些高兴的同伴们似乎也很欢喜。这一天象前一天一样愉快，或许更热闹嘈杂。他们有一次曾看到伯爵在他的窗口里，但当他们再经过的时候，他已不见了。不用说，阿尔培和那个农家美女之间的调情是持续了一整天。傍晚回来的时候，弗兰士发现一封大使馆送来的信，通知他明天就可以光荣地得到教皇的接见。他以前每次到罗马来，总要恳求并获得这种恩典，在宗教情绪和感恩的鼓舞之下，他如果不到这位集美德于一身的圣·彼得的继承者脚下去表示一番敬意，就不愿离开这基督世界的首都。因此那天，他没有多大心情去想到狂欢节——因为格里哥里十六虽然极其谦恭慈爱，但人一到了这位尊严高贵的老人面前，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敬畏之感。

从梵蒂冈回来的时候，弗兰士故意不从高碌街过。他那一脑虔诚的思想，碰上狂欢节的欢乐，是要被褻读的。五点十分，阿尔培进来了。他高兴极了。那些女丑角又换上了农家的衣服，当她经过的时候，她曾经抬起她的面窟。她很漂亮。弗兰士向阿尔培道喜，阿尔培带着一种当之无愧的神气接受了他的道喜。他已从某些蛛丝马迹上感觉到那个无名美人是贵族社会中人。他决定明天写信给她。弗兰士注意到，当阿尔培在详详细细地讲这件事时，他好像想要求他一件事，但又不愿意讲出来。于是他自己宣布，不论要求他作任何牺牲，他都愿意。阿尔培再三推辞，一直推托到在朋友的交情上说得过去的时候，他才向弗兰士直说，要是明天肯让他独用那辆马车，那就算是赐了他一个大恩。阿尔培误认为那个美丽的农家女肯好心地抬一抬她的面具，应该归功于弗兰士的不在场。



弗兰士当然不会自私到竟在一件奇遇的中途去妨碍阿尔培，而且这件奇遇看来肯定能够满足他的好奇心和鼓励他的自信心，他确信这位心里藏不住事的朋友一定会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他。他自己虽在意大利游历了两三年，却从来得不到机会亲自来试试这样的经过，弗兰士也很想知道遇到这种场合应该怎样来对付。所以他答应阿尔培，明天狂欢节的情形，他只要从罗斯波丽宫的窗口里看一看就满足了。

第二天早晨，他看到阿尔培一次又一次经过。他捧着一个极大的花球，无疑是要它充当传递情书的使者。这种信念不久便成了事实了。因为弗兰士看到那个花球（有一圈白色的山茶花为记）已到了一个身穿玫瑰红绸衫的可爱的女丑角的手里。所以当天傍晚阿尔培得意洋洋地归来的时候，他不仅仅是高兴，而是像有点昏了头。他相信那位无名美人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答复他。弗兰士已料到他的心意，就告诉他说，这种吵闹使他有点疲倦了，他明天想记帐，并把以前的帐查看一遍。

阿尔培并没有预料错，因为第二天傍晚，弗兰士看到他手里拿着一张折拢的纸，胜利地挥着走进来。“喂，”他说：“我没有猜错吧？”

“她答复你了！”弗兰士喊道。

“你念吧！”说这句话时的神气是无法形容的。弗兰士接过信，念道：

“星期二晚上七点钟，在蓬替飞西街下车。跟随那个夺掉您的‘长生烛’的罗马农民走。当您到达圣·甲珂摩教堂第一阶踏级的时候，务必请在您的小丑



服装肩头上绑上一绺玫瑰色缎带 ,以资识别。星期二以前 ,暂不相见。

坚心和谨慎。”

“怎么样？”弗兰士一读完 ,阿尔培就问：“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这件事安排得非常巧妙。”

“我也这样想 ,”阿尔培答道：“恐怕勃拉西诺公爵的跳舞会只能你一人去参加了。”

原来弗兰士和阿尔培在当天早上曾经接到那位大名鼎鼎的罗马银行家送来的一张请柬。“小心哪 ,阿尔培 ,”弗兰士说：“罗马的贵族全体都会到的 ,假如你那位无名美人是上流社会中的人物 ,她也一定会到那儿去的。”

“不管她去不去 ,我的主意是不会变的了。”阿尔培回答。

“你念过那封信啦？”阿尔培紧接着又问。

“是的。”

“你知道意大利中层阶级的妇女所受的教育是多么不完全？”

“是的。”

“好吧 ,再读一读那一封信。瞧一瞧那一手字 ,再找一找有没有一个白字或文句不通的地方。”那一手字的确很漂亮 ,白字一个也没有。

“你是一个天生的幸运儿。”弗兰士边说边把信还给他。

“随你笑吧 ,”阿尔培笑道：“我是坠入情网了。”

“你说得我心慌了 ,”弗兰士喊道：“我看我不但得一人到勃拉西诺公爵那儿去 ,而且也得独自回佛罗伦萨哩。”

“假如我那位无名美人儿脾气的和蔼也像她面貌的美丽

